

南京晚報

號八十八百九第

本報定價：每月大洋一元二角，每份大洋一角。外埠郵費在內。廣告刊例：第一版每行每日大洋一元，第二版每行每日大洋八角，第三版每行每日大洋六角，第四版每行每日大洋四角。長期廣告另議。

日對撤兵又有異議

反對第二條仍堅主維持原案

（東京二十日路透電）日政府已接到重光由上海發來關於停戰條件草案之報告，經一度考慮後，日政府認除第二條外，均可接收，第二條係關於日軍撤退問題，日方認該條之規定，頗為含混，仍堅主維持原案云。

國聯調查團

今晨視察江灣

日方派武裝衛隊保護

（本報今日下午一時上海專電）國聯調查團今日上午九時二十分由華懋飯店分乘汽車二十輛赴楊樹浦轉往江灣視察戰地，同行者有中日代表各數人，中國方面為顧維鈞等，調查團此次調查，係由日方負責保護，故有武裝日衛隊，分乘汽車三輛隨行。

馬尼刺美艦調回國

△入塢修理

（華盛頓二十一日路透電）美國海軍部已下令調回馬尼刺之驅逐艦及潛水艇各六艘，於四月十五日返美，入塢修理，美國運輸艦喬曼特號，前在馬尼刺，準備由上

中東路沿線

形勢益趨惡劣

（哈爾濱二十日路透電）中東路沿線形勢益趨惡劣，阿西河（譯音）附近某小站，昨日被非正式軍隊襲擊，有站員二十餘人受傷，該地段長已電路局局長，謂關於通車事，彼不能負責，因彼屬下之第四第五兩段，無一工人云。

莫德惠丁超等財產

△哈爾濱機關將舉行拍賣

（哈爾濱二十日路透電）莫德惠、丁超、及李杜之財產，將由市政委員會舉行拍賣。

上海各團體救國會

對於和平談判宣言

△必根據國聯決議，離開武力壓迫，始有進行之可能。

謙、胡博淵等五人，率帶隨員赴皖，分赴蕪湖、涇縣、宣城、當塗、繁昌、懷遠、宿縣等處，實地查勘，選定適當之廠址，以便着手開辦云。

漢口市面異常蕭條

△銀根依然奇緊

（漢口二十日電）漢銀根依然奇緊，銀行錢莊均感放款出，市面異常蕭條，各錢莊以時局不靖，皆不願出票，但電匯照常，每千兩須下二拾兩。

各方賀蔣就軍委長

△張學良等電數十通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奉命參謀長蔣中正，自十八日通電就職後，各方紛紛復電道賀，茲錄如次：南京蔣委員長鈞鑒，嘯千電敬悉，鈞座以黨國之付授，掌軍事之樞衡，全國軍民，望風引領，茲復復開業於十八日就職視事，淵衷至濟，垂示周詳，凡列戎行，同茲踴躍，學良等無任感佩，謹電敬賀，欣瞻斗極之輝，彌切捐糜之志，腰纏萬貫，效馳驅，肅達賀忱，伏希垂鑒，張學良、張作相、湯玉麟、萬福麟、商震、宋哲元、于學忠、龐炳勳、孫殿英、王樹常、沈鴻烈、張學良、榮臻等同叩（二十日）印。

今晨中央紀念週

△蔣元帥報告開闢西北問題

中央黨部駐京辦事處今日下午九時在禮堂舉行第八次紀念週，到者蔣、蔣作賓、蔣道潛等三百餘人，邵元沖主席，報告開闢西北問題，略謂：

敵昨進犯太倉

△與我步哨接觸旋即退去敵軍數千續在瀏河登岸

（本報今晨十一時五十分崑山專電）一、號（二十日）下午一時，敵約一隊，向我太倉前進，至西竹橋與我步哨接觸，旋即退去，二、號（二十日）午後三時，有敵數名前來橫橋附近，測量地勢，三、號（二十日）晚八時，有敵機一架，至倪橋橋東側，施放照明彈，偵察我軍陣地，四、據報，兩日來敵有數千，在瀏河秘密登岸，并在瀏河嘉定一帶施放氣球。

牛津劍橋賽船盛況

（哈爾濱二十日路透電）本日牛津劍橋兩大學舉行賽船，此為英國國民最歡迎而認為最重要之競賽，本晨八時起，泰米士河干岸上觀望者，勢如堵牆，汽車電車，以及地底電車，乘客較平時增加十倍，十時二十分，已有兩船在比特橋上流排列，每船八人，自此橋建築以後，賽船距離必須縮短，觀衆咸謂牛津大學自一九二四年以來，連戰皆北，現在路線縮短，或可致勝，十時二十四分，兩船競速，扁舟齊發，掠波而逝，其勢如燕，其始牛津居先，緩急持平，劍橋旋突然躍進，稍居牛津之前，行抵哈爾斯米大橋時，牛津稍稍向前，但在對方之後，尚有一船又半之隔，至司比克時，劍橋加速，在牛津之前，由一船半逐漸增至三船半之遠，至聖蘭米克時，劍橋在前，牛津在後，相去有五船之遠，至終點時，仍如斯，劍橋獲勝利，競賽時間，共為十九分

籌備設國營鋼鐵廠

△即派員前往計劃

實業部以我國鋼鐵製造品，往往購自舶來，當此國難來臨，中央決心長期抵抗，預計將來所需各項武器，及一切應用品，必甚浩繁，查原國內各廠出產之數，實難供給，特決定創設國營鋼鐵廠計劃，並擬在皖省擇定一廠址，以便着手籌備，早日

東京時事新報云、高橋藏相以財界金融業者、受滿洲上海事變之影響、金融梗塞、急謀救財政經濟政策、以緩和金融界、擬設立金融調查會、就實際情形、審議善後、惟七年度實行預算之編造、尙未完成、故大藏省主計局、連日催促各省將追加之額與臨時增上費用、趕編總數、以便召集臨時議會時提出討論、聞內務省約追加八千萬、農林省五千萬、大藏省一千萬元、合計約一億五千萬、加以現內閣高唱五年計畫、欲實行各種事業、則七年度預算、臨時增加、恐將逾二億萬元之譜、而以毫無財源之大藏省、除發行公債外、別無他法、明年度已經樞府諮詢決定、軍事公債、合計七千萬、六年度赤字填補公債二千萬元、七

今日起檢查戶口

△以免宵小混跡
京市民自衛委員會、頃以時局變幻、本市戶口、亟須檢查、以免宵小混跡、而保地方治安、昨特函請首都警察廳、請派員會同辦理、該廳准函、當飭各局分區會同出發抽查、今日各街市業開始認真調查云、

保護國聯調查團
△警廳通令所屬道照
本京歡迎國聯調查團籌備委
員會、前議決調查團蒞京時
、各項歡迎辦法、均經分別
函知各機關查照辦理、茲聞
調查團委員抵埠後、應由首
都警察廳派武裝警士隨行保
護、并組織便衣糾察隊數十

△對日抵抗到底：
實施民治 結束黨治

(北平快信) 國難會議 平津會員
吳鼎昌、張君勱等、擬向該會提出
一對內政外交之建議案、該案如下
(一) 對日作正當之防禦抵抗到底
(二) 收復東北失地、討伐叛逆
(三) 驅逐淞滬日軍出境
(四) 絕對不得承認或締結喪權辱國之
條約
(五) 從速結束黨治、實施
民治
(六) 政府即宣布政權或統
治權在民之原則、並勵行之
(七) 應首先聲明國民黨都決議案、對

或公辦支給之黨費、(四)言論出版及政治結社自由、不得限制、其違背此原則之法令、一切廢止之、

(丁)限六個月內制定民主主義之憲法、其辦法另案定之、提案人吳鼎昌、張君勱、陶希聖、余家菊、常乃惠、李璜、王鑑五、張東蓀、戴啓芳、劉家駒、左舜生、吳晉孫、傅蘇、陳博生、劉護、王造時、張訓欽、林志鈞、熊希齡、任鴻雋、章炳麟、谷鍾秀、王克敏、那彥圖、劉哲、張伯苓、又聞平津會員、定本月二十日、在銀行公會、開第三次會、將交換對各項問題之意見、

實業公報 第一期至第四十七期

出版廣告
本報於民國廿年一月一五日起接
為每季出版一次登載關於辦林礦及

介紹國醫張七

張君之長公子家學淵源輕騎雷堂各機內外庭難離近一隔診

無不着手成春現在本京號王廟堂
介紹傳患瘧者有所問津焉
吉璵夏光宇樓旌孫史維煥與大鑑
每日上午九時開診下午五時止
想務要檢

不犯法的國民快
一個救國保種的思

十卷十一號三三四四隨用
小建公正倫孫伯文何鏡武三京伯謝履生全啟
李家鼎勤軍家麟昌學書森民生啟
出診急症隨請隨到赤貧診

快同

頭脫離苦海本社戒烟

雲效卓著救濟甚多口碑載道非治
除病之靈丹毫無麻酔之害比較吃
品更加爽快每日只要吃藥一次至
不過數日面上煙容盡退臍肺煙毒
不遇數日面上煙容盡退臍肺煙毒
即自然斷絕請速試嘗即知不是誇
矯印有戒煙須知針戴煙方法如左

功少良德
自能到及
由宿病各
投機完全
當即除根
原班藥
奉土驅
熊新
南民
輝戒
煙
電話二三五六

夫貢
●坐位潔淨釋

雅觀●設備一應俱全

夫子廟
院西街
人人
●技師手術

理髮館

卷之六

平

中城
界世大
影電產國
力 努
院戲化

戲日日二廿
賢孝子 汾河灣 反延安
戲夜日二廿
修碧吳顏周
來點翠鵬慧福
秋花雲勞瑤
本 九
慶 延

(劍)

國聯調查團抵滬以後，歡迎之聲，遍於全市，同時上海戰事，又入於暫眠之狀態中，所謂和平會議方以議定三項基本原則聞，一般人皆浮面觀之，均以爲干戈玉帛之換防，似即在一轉手之間，殊不知此中變幻，決不如是簡單：觀日本當局應付外交，絕少誠意，所謂三項基本原則，意義含混，即可推定上海軍事局面之擴張，實爲遲早間必不免之一事。政府日日言抵抗，今後之需要抵抗，過於已往者，何止百倍，政府之準備如何，吾人於慘狀之中，反獲參詳，何能已于惴惴！

抵抗二字，本不難詮解，然自政府口中喃喃而出者，含意乃極複雜。日兆銘氏之演解此二字也，且更隘小其範圍，而爲「不簽字於屈辱條件」。不簽字于屈辱條件，乃政治外交上之抵抗，爲抵抗之一種現象，非抵抗之正確解釋。立國於今日之世界，絕無離開武力而可言抵抗者。印度之「無抵抗」運動，實「非武力抵抗」之簡稱，若謂領袖人物不爲屈辱之簽字，即可掠「無抵抗」之名，則現時之印度在政治抵抗上，意味何嘗不深，何以乃曰「無抵抗」？中國爲一獨立而有軍備之國家，在軍事實力上，雖不如敵對之強鄰遠甚，然竭盡其軍事力量以抵抗敵軍之來侵，實國家人格上之責任，無復可以躊躇之餘地。如借口軍力不足，坐視數萬方里之國土爲敵所佔，不謀規復，而徒徙政府於安全之地，置領袖人物於砲火危險以外，而翹然曰：「我不簽字於喪權條件」，則此事爲之本至易易，何足以言抵抗？

故在今日而言抵抗，必冠以二字曰迎頭抵抗；既曰迎頭抵抗，則東北及上海皆爲我土，必以全力規復之，乃足以保證「抵抗」之價值。同時敵如來侵，我必迎戰，不能再以軍事上之犧牲，爲轉圜外交之工具，此更爲今日政府所應具有之認識也。

傳龍羣外世

(四四四) (水恨張)

又聽見她道：「喲！這就是一大顆石頭嗎？去年夏天來，牠不過露出一點頭尖兒在水面上，敢情有這麼高啊！我瞧有二三十丈吧？夏天的水，這兒是多麼深呢！這要是……那老婦道：別說了，別說了。秦學詩聽到這話，想起了要到峽門了，這正是出蜀的頭一幕景緻，不能不看，丟了書，便坐將起來，當他坐起來時，同艙的客人，都驚醒了，韓氏兄弟是第一次在蜀江裏走，老早聽得人說三峽的景緻，怕錯過了，這時二人首先坐到篷窗邊，觀看江景，水到這裏，流得很急，船比扯了風帆還快，順流而去，就鑽進了一道山口，據秦慕唐說，這就是瞿峽了，這兩邊的山，壁立上去，若不是聽到水聲，倒疑置身在一條大而又深的巷子裏了，這兩邊的山壁，究竟有多麼高，却是估量不着，不過人在船上，抬頭向上看時，那兩邊的石壁，由下向上，越高越窄，高到盡頭的時候，幾乎要聯結到一處，只是中間露出一尺寬窄的白縫，那就是天了，這時候雖然還未脫過隆冬，然而那石壁上的蒼苔翠樹，依然還是斷斷續續的，依附在那硃砂般的紅石，煞是好看，這個峽裏，雖然是一條深巷一樣，恰又不是一直向下的，依着山勢，左環右轉，曲曲折折，江流遠道而流，